



雪国大高地

■陈可非

记忆

每到落雪的季节,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地方——白山黑水深处那座小小的红砖哨所。它在地图上也许找不到名字,却兀自矗立在雪国深处的大高地上。

那是30年前的事了。第一次去东北采访,我心中有种莫名的兴奋,特意选择了在冬季成行。说白了,是那里厚厚的雪吸引了我。

我是元旦的头一天到达某营的。那天,全营正在进行年尾最后一次体能考核。我到达时,营里只有营长和炊事班几个人在。营长一瘸一拐地过来,听说我是报社的记者,顿时露出有点尴尬的神情。我连忙向他解释,我只是想来采访一下哨所,让他该忙什么就忙什么。他愣了愣说:“全营都去搞体能考核了,既然你来了,就让炊事班给你展示一下他们的体能吧。”说完,他便高喊一声:“炊事班集合!”炊事班的战士们来不及准备,连忙从屋子里跑出来列队站到场坪上,好几个还系着白围裙。

一看这情形,我连忙说:“营长,不需要了吧。”营长说:“没事,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场坪不大,立着两副单杠和两副双杠。营长下达了口令:“听好了,场地有限,下面分头向报社来的记者展示‘五个一百’课目,每人演示两个课目。”说话间,场上热闹起来。5个战士,有的飞身上单杠和双杠,有的做起俯卧撑、仰卧起坐和蛙跳。我跟站在一旁听训的干事说:“这个营长厉害呀,他让炊事班的战士跟我们演示体能,说明班排的兵更强。”干事跟我说:“这个营很强,别人认为他们业务专业性强,不注意官兵体能训练。他们就不服这口气,愣是要求每个官兵都要达到‘五个一百’,就是每项课目都得一口气做100个,体能上随时准备着跟其他营一拼高低。”

很快,战士们各自完成了“两个一百”,回到炊事班做饭去了。营长得意地哈哈一笑说:“我们营没来过记者,你这一来我太紧张了,献丑啦。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姚。”我连忙说:“姚营长,炊事班战士的体能演示让我大开眼界。不过我这次来,主要想去咱们部队最东边的那个哨所住一晚,你看方便吗?”

“哦,最东边就是大高地了。不过……”

“有困难吗?”
“只是那里大雪封山了。”
“太好了,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此时,我脑海里立刻闪现出雪原里矗立着的红砖房以及房顶冒出的袅袅炊烟。

看我激动的样子,姚营长说:“也好,我陪你去。”
“可你的脚……”

“没事,前两天蛙跳时崴脚了。我也正好要去的。”

吃过午饭,我们一行3人便乘车出发了。雪刚停几天,大地白茫茫一片。车往大山深处走,便进入了白色世界。满山的树木挂满了冰霜,神奇、壮观,美不胜收。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吉普车在山边停下了。姚营长说:“剩下的路就得靠腿啦!”

进山的路被大雪封死,我们只好下车,步行进哨所了。

姚营长从车上卸下一个麻袋扛上,一颠一颠地在前面蹚着路。我突然想起他的脚伤,想上去帮忙,却被他推开了:“走这雪地,别看我的脚不吃劲,你们也不是我的对手。”

“怎么还要扛这些东西?”
“下了大雪,山里缺菜。过节了,我就是来给他们送菜呢。”

雪越来越深了,渐渐没过膝盖。我们跟在姚营长后面,走起来就容易多了。

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隐约见到雪地里那座红砖房了。突然,一只大狼狗向我们飞奔过来,我吓了一跳。姚营长说:“别害怕,这是我们的虎妞,它是欢迎我们来了。”话音刚落,虎妞便冲上来把姚营长扑翻在雪地里。姚营长丢下麻袋,一把抱住虎妞,虎妞便叫唤着伸出舌头在他脸上舔起来。两个战士也冲了过来,扛起麻袋,领着我们进入红砖房。

哨所一共就住着3名战士。姚营长兴奋地说:“兄弟们,今天我沾你们的光,陪记者在哨所一起过节。”说完他打开麻袋,从里面掏出了一块肉,还有白菜、萝卜、土豆,接着又扯出一串彩灯和几条彩带,带大家赶紧布置起来。不一会儿,战士们就把“庆祝元旦”4个大字贴在了院墙上,姚营长笑着说:“过节嘛,就要有个过节的样子!”

这时,我也从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来,这是我出发前特意准备的一面国旗。我的想法是,元旦这一天,要在这个哨所升一次国旗。听我说明意图后,战

士们都十分兴奋。姚营长沉思片刻说:“好是好,只是这个阵地需要保密。”见我露出失落的神情,他指了指屋里说:“挂哨所的墙上吧。”

屋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森林和雪野,我问一个战士:“你喜欢雪吗?”他马上摇了摇头。突然,他好像意识到什么,便连忙笑着补充:“喜欢。”看他的样子,我也笑了起来。他见我笑,便不好意思地拍了拍手上的雪说:“就是下雪太冷了。”

天黑了,屋里彩灯亮了起来。由于哨所只有3张床,姚营长提议,把3张床合起来搭成通铺。说完,他亲自下厨,要给我们做一顿节日大餐。

姚营长做的地道湘菜把大伙辣得满头冒汗,可人人直呼过瘾。吃过饭,姚营长说要去站一班岗。我也想跟着一起去,他摆摆手:“这里是军事重地,你可不行。”我明白他怕我冻着,便不再坚持。

那一夜,我睡得很香。多年不睡通铺了,躺上去跟战士们挤在一起感到特别温暖。天刚擦亮,战士们就起床了。我也起身,跟战士们商量升旗的事。这是个大晴天,太阳升起来,金灿灿的光照耀着雪原。

战士们把国旗高高地挂在了屋子正面的墙上。我们站成整齐的一排,对着国旗敬礼。姚营长起了个头,我们一起唱起国歌。从战士们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自豪和喜悦,也看到了一份坚定和责任。

吃过午饭,我们准备离开哨所,却不见姚营长的身影。我跟着虎妞,来到院外的坡下。那儿有一道河沟,姚营长正在沟里砸着冰。我跑过去问他在干什么,他说要在走之前给哨所挑几担水。我刚想说:“你的脚……”他竖起食指贴在唇部,意思是叫我别告诉战士们他们的脚带着伤。

姚营长帮战士们挑了几担水,我们就离开了大高地。战士们和虎妞把我们送得很远,直到姚营长下了命令,他们才停下脚步。我回头望着茫茫雪原,在雪海的尽头,那座红砖房若隐若现。战士们久久地伫立在雪地里目送我们,在他们身边,静静地蹲坐着军犬虎妞。

从此,这番景致就像一幅画,深深地刻进我的脑海里。岁月流转,早年许多经历都已模糊不清,唯独那片被风雪覆盖的大高地,在我记忆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亮。

场叠引导伞。戈壁的风格格外刺骨,大家的手冻得麻木,但叠伞是个精细活,他们干一会儿就得使劲把手搓热。尤其是当用棉绳将引导伞固定在伞舱盖上的时候,他们把细细的棉绳含在嘴里用舌头一捋,然后把手放在发射车的排气管口,手暖热乎了,脸也熏黑了,再去穿那个比硬币还小的孔。

为了精准快速地把无人机吊装到发射架左右两个拇指大的限位滑块上,中士孟迪不知练了多少次。一开始用吊臂吊凳子,后来练习吊饮料瓶,他一点点提高手头的精准度。

下士陈默再是一名情报处理员,为了能够快速进行卫星影像的判读,他坚持每周熟悉并背记6类2000余张影像图。一看到战友闲下来,他就主动请对方出题测试自己,在确保判读准确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判读速度。

控制室里的气氛愈发凝重。薛晓龙先是锁定了无人机编队预定航线前所在方位,随即又找来场区地图,俯身细细对比搜寻,额头上渐渐冒出汗珠。

这时,指挥员在电台里回忆说,今天场区内有部队进行红蓝对抗演练,场区内有多台信号发射车,形成了复杂的电磁环境。

顺着这个思路,薛晓龙发现无人机返航时的飞行轨迹就在演练区域附近。无人机返航时,由于高度降低,定位信号被干扰,通信链路将会受到影响。“连长,请求更换无人机通信频道,同时改变为手动操控无人机。”确定了故障原因后,薛晓龙立刻进行请示。

果然,在薛晓龙的手动控制下,无人机迅速飞离演练区域,回到正常航线。

夜空下,两架无人机的轮廓由远及近,缓缓映入官兵视野。引导伞与主伞依次弹开,无人机稳稳落在预定区域。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薛晓龙知道,这掌声属于在场的每一个人。

精短小说

1935年1月1日,乌江边。枪声从南岸断断续续传过来。李长庚靠在湿漉漉的岩石后面,从怀里掏出半块硬邦邦的荞麦饼。这块饼是昨天出发前领的。李长庚刚把它揣进怀里,就听见指导员站在队前对大家说——“同志们,咱们任务紧急,这个元旦要在乌江边上过了。”

冷风飕飕,细雨绵绵。对岸悬崖上布满黔军的碉堡,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江面。乌江在这里拐了个急弯,当地人叫它江界河。江水绿得发黑,打着旋儿往下游奔涌。

“长庚,吃完了过来帮忙。”班长喊他。

李长庚把最后一口饼塞进嘴里,跑到竹林边。战士们正在砍竹子。江边所有的船都被敌军拖走了,连块像样的木板都没剩下。

“听说1师1团在回龙场那边已经准备渡江了。”班长一边削竹子一边说。“咱们能从这儿过江吗?”新兵小陈问。他才14岁,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

没人回答。李长庚望了望江面,他知道,他们红一军团2师4团的任务,就是从江界河渡口打过去,夺取对岸阵地,并架起浮桥。

傍晚时分,命令传来:侦察渡口,准备强渡。

2日上午9时,团里组织了一次强渡。可对岸火力太猛,派出去的竹筏翻了不少,有战士牺牲在江里。

消息传来,阵地上一片沉闷。后面有追兵,前面是天险,时间不等人。入夜后,细雨又起。这时,他们接到了新的命令:夜间渡江。

李长庚看着以毛振华连长为首的突击队员,分乘几只竹筏,悄无声息地潜入漆黑的江水中。探照灯的光柱在水面来回扫射,时间在焦灼中一点点流逝。

后半夜,只有零星的消息传回:江水太急,有竹筏被冲散了,没能过去。

“毛连长他们呢?”指导员焦虑地来回踱步,一种沉重的担忧压在每个人心上。

就在这压抑的等待中,通信兵带

乌江三日

■文婷 李楚好

来捷报:“1师1团从回龙场渡口成功过江了!”

消息像火星溅进干草堆,战士们都激动起来。

“咱们也不能落后!”指导员站在高处,声音嘶哑却穿透寒风,“明天就是拼了命,也要过江!”

小陈抱着枪坐在石头上,李长庚走过来问道:“想家了?”

小陈摇摇头,又点点头:“想我娘做的糍粑。她说,新年要吃糍粑,团团圆圆。”

李长庚想起自己四川老家的汤圆。往年这时候,娘早就在石磨上磨糯米了。

“等咱们过了江,到了遵义,就能吃上顿热乎的。”他说。小陈听了,眼睛里亮闪闪的。

3日上午9时,强渡的命令下达了。3发红色信号弹升上灰蒙蒙的天空。“渡江!”

李长庚跟着队伍冲向江边。几十只竹筏同时被推入水中,机枪在身后“哒哒哒”响起,压制着对岸的火力。江水冰冷刺骨,刚跳上竹筏,战士们的裤腿就湿透了。

波浪翻卷,竹筏在江心打着转。子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打进水里发出

你的名字
每一笔都很亲切
我轻轻擦拭下去
仿佛触摸到了
长城的胸膛
在笔画的转折之处
听见黄河、长江
浩浩荡荡的奔流声
以及冰雪消融
滋养泥土的湿润气息

你的名字

■韩钢

太阳照常升起
我照常翻过山峰
在一块落满雪的石头上
擦亮你的名字

正从苍茫处渐渐清晰

听吧!我用每一颗心跳
擦亮你的名字
中国
每一笔,都闪烁着
永不褪色的荣光



军营纪事

远处,落日隐没于西北戈壁的群山之中,蔚蓝色的天被染红了一角,几片悠然的云朵仿佛被镶上了一层薄薄的彩带。

班长薛晓龙和战友将固定翼无人机分解后装到发射车上。此次无人机飞行任务实行“一站双机”模式,必须准时发射,不允许出现任何状况。前期进行无人机首飞的时候,厂家人员过来培训指导,对他们的技术竖起了大拇指,尤其是看到薛晓龙积累的几本厚厚的操作手册后,更对这个靠着一股韧劲掌握了无人机相关技术的小伙子心生敬意。但西北戈壁的复杂环境,始终考验着无人机的各项性能,也检验着官兵的训练质效。

戈壁滩上,似有似无的小路蜿蜒崎岖,无人机发射车和控制车在寒风中颠簸驰骋,扬起阵阵沙尘。

薛晓龙他们在摇摇晃晃中到达了任务地点。发射前的准备很快完成了。薛晓龙按下发射键后,两架无人机拖着猩红的尾灯扑向天际,而后悄然掠过寂静辽阔的戈壁,开始搜寻一切可疑的目标。薛晓龙端坐在控制车上,手指在键盘上快速跳跃,眼睛始终盯在屏幕上。

数个小时后,无人机完成任务开始返航。控制车里慢慢静了下来,只剩下薛晓龙敲击键盘的声音。显示屏上的线条和光点如同夜空中的星屋,稳定而有序。薛晓龙目光专注地盯着这些光点,它们代表着无人机的航线,每一点微小的闪烁都牵动着他的心。突然,原本平滑的航线轨迹出现了一个突兀的折角,一个光点偏离了它应有的位置,开始沿着一条新的、未知的路径移动。

“连长,两架无人机都偏离航线了!”薛晓龙第一时间向飞行指挥员上报了情

航线

■晋豪

况,他的手指迅速在键盘上跳动,试图诊断问题所在。

“排除故障,纠正航向!”指挥员在电台里迅速回答。

薛晓龙将屏幕上的地图放大,显示出无人机当前位置和周围环境,并按处置流程进行故障排除。然而,尝试了几次后,无人机仍旧无法回归到预定航线。不受控制的无人机就像风筝断了线,突发的意外状况揪着所有人的心。

薛晓龙知道,为了今天的任务,战友们付出了很多。

二级上士申添,只要是车辆机动,他总是把无人机降落伞紧紧地搂在怀里,像宝贝一样呵护着。要知道,降落伞一旦散乱,就要重新叠伞。叠伞过程十分复杂,需要4个人协同,一步不错的话,也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叠好。就在出发前,薛晓龙还和战友们一起,顶着寒风现



航天梦(雕塑,中国美术馆藏)

武定宇作

长征

第六三五期